

宗教交談的新可能性

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亞西西祈禱會為例

高榮孝、楊安仁¹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亞西西召開世界和平祈禱會，並發表了三篇演說。本文作者整理此三篇演說，指出其以「生命優先」的核心精神，為宗教與當代社會做出了連結，也成為日後宗教交談指出了新的可能性。

前言

1986年10月27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亞西西召開世界和平祈禱會，邀請各大宗教領袖為世界和平獻上祈禱。教宗在會議中從不同角度發表了三篇演說，不僅說明亞西西祈禱會的目的與方法，也為宗教與當代社會做出了連結，更能成為日後宗教交談的新可能性。此次祈禱會不同於過去的學術研討會，它不著重於學理上的探究，更沒要制定統一性的語言，而是要回歸各宗教的核心，也就是個人與信仰對象的關係。本文希望藉由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這三篇文章的整理與分析，為宗教交談指出一條新的可能性道路。

¹ 本文作者：高榮孝，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楊安仁，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社會企業與文化創意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一、亞西西會議的背景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Basilica of St. Mary of the Angels 發言中，清楚表明此次會議的目的。他認為今日聚集，不是為要參與宗教間關於和平的會議，因為此種會議是將重點放在討論和達成某種行動；相反地，今日是要展現另一種可以促進和平的方式，它不依賴於談判、政治妥協或利益交換，而是依賴於各宗教與絕對權力關係的表達，也就是祈禱。換言之，若望保祿二世對召開亞西西會議，並沒有要尋求一種超越各宗教的統一信念，也不是對宗教相對主義的讓步，而是一種對和平、人性最大的努力，這努力奠基於人類道德生活所依賴的良心。他也認為，此次會議雖有許多不同的祈禱表達方式，但都無損對於和平的共同承諾，以及亞西西世界和平祈禱會的重要意義。²

另一方面，若望保祿二世也提及宗教是多元且多樣的，它反映了人與絕對存有 (Absolute Being) 的關係，而祈禱不僅是自我內心的轉化，也意味著與終極實在 (ultimate Reality) 關係的深化。雖然我們努力以各種方式維持極度脆弱的和平，期盼提供它一個最安全的基礎，然而，不論任何方式，若想要一個真實且永久的和平世界，需要迫切、謙卑與確信的祈禱，這也是各

² John Paul II (1986), "Address of John Paul II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Ecclesial Communities Gathered in Assisi for the World Day of Prayer",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speeches/1986/october/documents/hf_jp-ii_spe_19861027_san-rufino-assisi_en.html .

宗教領袖今日聚集的原因。

在 Cathedral of St. Rufino 發言³中，教宗以基督宗教為例說明和平與祈禱的關係：他認為和平是天主經由基督所給予的禮物，而這禮物在向祂祈禱的過程中完全體現，這也是為什麼祈禱是和平最根本的努力，基督徒必須將這份平安與他人分享，分享祂真理與生命、聖潔與恩典、正義、愛與和平的國度，就如同復活後的基督所說：「願你平安」。

不能忘記復活基督的重要意義，它能幫助我們走上和平締造者的道路，因為復活後的基督雖然榮耀，但依然是以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面貌向門徒顯現。今日飽受戰爭與分裂創傷的世界，就如同被釘十字架一般，而藉由基督復活的意義，給我們希望與力量。不可否認，因為罪的關係，導致今日殘酷的生存世界；而在基督復活的十字架上，藉由基督、在基督內，給予了轉化戰禍連綿世界的保證，因此，我們必須追隨基督聖神，讓祂以基督長存於心中的愛支持和帶領我們，來面對和療癒世界的創傷。⁴

同一天，在 Basilica of Saint Francis 的演說⁵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不僅再次強調祈禱的重要性，也說明祈禱對他追求和平的影響。他提及，因著基督宣講的愛和死亡與復活，得以在基督內找尋到真正的和平，也因為這信念讓他得以在愛與尊重

³ Ibid.

⁴ Ibid.

⁵ Ibid.

中面對其他人，如：與其他基督信仰者分享和平的訊息，與其他宗教信仰者分享爲了更好、更和平的世界，而去追尋真理、去愛和去服務個體與群眾、去製造各國和平的良心呼喚。這一切努力，都是爲了解決這時代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即真實的和平或災難性的戰爭。

雖然有各種不同的祈禱方式，但卻有一個共同信念，就是和平。和平讓各宗教團結在一起，因爲它是全人類生存的問題；在面對和平的挑戰中，有兩個重要的共通性：一是內在道德良心，它迫使我們尊敬、保護和改善人類生活；另一則是對於和平的信念，光是人的努力尚不足以達成和平，它遠超乎人類的努力，需要超越人能力的真實 (Reality) 幫助，才能讓和平實現。這也是爲什麼需要祈禱，因爲和平是白白領受的禮物，不是思想與努力可達成的。在基督宗教中，耶穌基督就是和平，基督徒生存於這樣的關係中。

但基督徒卻常遺忘此生存關係，因爲在現實生活中，基督徒常常不是自我或群體的和平締造者。今日亞西西的聚集，就是爲了向神聖的真實與追隨者開放，藉由各宗教領袖的朝聖，再次喚回被遺忘的生存關係。現實生活中，戰爭帶來苦難與受難者，現今世上還有數百萬人處於飢餓中，若無法用愛來接受那些帶有敵意或同行的人、無法接受他們是弟兄姊妹關係時，是無法理解人應該如何被對待。期望透過亞西西的朝聖之旅，彼此能體會在天主計畫中，我們與他人是生命共同體，共同朝向祂爲我們所設立的超越目標。

亞西西聚會不僅讓我們更清楚自我宗教的信念，也讓世界更了解各宗教對於戰爭與和平的責任，即各宗教若沒有對和平的渴望和決心，就沒有和平。藉由真理、正義、愛和自由四個支柱，讓我們向弟兄姊妹伸出雙手來共創和平。另一方面，和平是普世的責任，它在日常生活中與他人的微小互動中，也在國與國之間，除非我們無條件承認人的神聖性和平等，和平才有可能達成。

爲了所有人能繼續生存於這世界上，教宗期許在亞西西對和平所做的祈禱和見證，得在日常生活中持續下去；這是聖方濟、聖佳蘭（St. Clare）留給我們的訊息，一種由天主而來和對全體人類服務的訊息。聖方濟在仿效耶穌基督爲人們服務的生活中，放棄了軍旅生活，並發現貧窮與儉樸生活的價值；而聖佳蘭在祈禱中支持聖方濟和其追隨者，在今日也支持著我們。他們與天主、與自我、與所有男人和女人同在，是和平的代表，祈願這聖人、聖女激勵今日所有的人，有相同愛天主、愛鄰人的特質，一同走在這條道路上。

二、亞西西交談精神的延伸與影響

亞西西祈禱會可說是以生命爲前提的宗教交談先河，但和平絕不可能光靠一次的祈禱會議就能達成，必然需要不斷的前進與推動。1986年亞西西祈禱會結束後不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鑑於巴爾幹半島戰爭所引發的恐懼，與世界零星不斷的衝突，在亞西西召開第二次世界和平祈禱會，邀請當時歐洲的伊

斯蘭團體共同參與。教宗在祈禱會中表示，戰爭中受傷最深的，往往是當地居民，特別是父母、老人、小孩和女性，他們不過只是想要在這片土地上養育自我和家庭，卻因戰火蹂躪，讓這簡單且微小的希望破滅了，而這些受難者的面貌，呼喚我們聚集面對此問題，為改善這些不公義做出承諾，共同合作來聲援這些受難者。⁶

在全能天主的面前我們聚集在一起，共同做出最謙卑的祈禱，期盼能成為和平的製造者，就如同梵二《教會對非基督宗教的態度宣言》3號所言：「共同護衛及促進人類的社會正義、道德秩序、和平與自由」，天主教會渴望並已準備好，為了和平要和穆斯林攜手共同合作。在亞西西的聚集不僅是合作的開端，更具有重大意義，即宗教信仰是彼此了解和和諧的泉源，只有錯誤的宗教情感才會演變為歧視和暴力，任何以宗教為理由的暴力，都是對宗教的誤用。⁷

同樣的概念延續到了第三次亞西西祈禱會。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了以聖戰為名的恐怖攻擊，有鑑於世界籠罩在恐怖主義攻擊的氣氛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再次於亞西西召開祈禱會，除了依然強調祈禱才能真正轉變這世界外，也更詳盡說明該用甚麼方式來實踐。

⁶ John Paul II (1993), "Address of His Holiness John Paul II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uropean Islamic Community",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speeches/1993/january/document_s/hf_jp-ii_spe_19930110_islam-assisi_en.html。

⁷ Ibid.

在歡迎各宗教領袖代表的發言中，他期許各宗教代表再次以朝聖的心情在亞西西聚集，能擔起對抗恐怖主義、仇恨、武裝衝突的責任，希望藉由彼此聆聽化解因猜疑和誤解所造成的陰影，然這陰影並不會因為武器的減少而消失，黑暗必須藉由光才能驅散，就如同他對教廷外交使團所說，唯有愛才能超越仇恨。⁸ 他舉亞西西的方濟各為例，正因他的正義 (justice)、和好 (reconciliation)、和平 (peace) 的理想，讓他不僅受到基督徒、也受到其他信仰者和非宗教信仰者的喜愛。

教宗也讓我們想起天主對人的創造與祝福，在生活中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它不單屬於基督徒，也存在於不同的文化和傳統，並形成了不同樣式、語言、文化和藝術，而在彼此接觸和對話中，祝福的多元面貌，被聚集成為一個帶給彼此和豐富彼此的喜樂泉源。

在和平與和諧中生活，是天主存放於人心的天性，人對和平的渴望遠大於對暴力的衝動，亞西西的祈禱會就是為了喚醒人類這深沉的情感，就如同歷史上偉大的和平見證者，他們是個人和民族的橋樑，帶領我們合一地走上和平之路、懷抱希望，特別是在第三禧年的開始，更不能喪失愛與盼望。

致詞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特別提到，唯有正義和寬恕才

⁸ John Paul II (2002), "Address of His Holiness Pope John Paul II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orld Religions",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speeches/2002/january/documents/hf_jp-ii_spe_20020124_discorso-assisi_en.html。

的要求與詮釋；及生命優先。以下將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在神聖計畫中的人性之愛》¹⁰進一步詮釋這三個信念：

（一）實踐先於理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Basilica of St. Mary of the Angels 演說中清楚指出，聚集在亞西西非為參與宗教間關於和平的會議，而是要展現另一種促進和平的方式，它不依賴於談判、政治妥協或利益交換，而是依賴於各宗教與絕對權力關係的表達，也就是祈禱。換言之，他不再尋求理性上的共識，而回歸各宗教中最原初的方法，用祈禱來與絕對者進行溝通，讓超越的力量走在理性之前，而超越力量展現的地方，就是人彼此和平相處的生活世界，藉由各宗教領袖的身體力行，來感動、邀請信徒們共同實踐。

¹⁰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1979~1984 年間每週三一般證道（General Audience）中，表達了他的神學思想；這一系列證道內容被集結出版為 *The Theology of the Body: Human love in the Divine Plan*（=TB）（Boston: Pauline Books & Media, 1997），也成為他任內行動的思想基礎與依歸，當然也包含了在亞西西會議中的應用。中譯本見：若望保祿二世，身體神學翻譯小組譯，《身體神學：男和女—天主的傑作》（香港：公教真理學會，2013）。相關導讀可參：Christopher West, *Theology of the Body Explained: A commentary on John Paul II's "Gospel of the Body"*（=TBE）（Boston: Pauline Books & Media, 2003）；中譯本導讀參：瑪利 希妮（Mary Healy）著，陳滿鴻譯，《來自伊甸園的男人和女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身體神學導讀》（香港：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2011）。

(二) 自我宗教靈性的要求與詮釋

亞西西祈禱會聚集各大宗教領袖代表，在最深度的核心祈禱中，接受並承認各宗教祈禱方式的傳統，以此回應當下社會的狀況。教宗邀請人首先回到個人信仰傳統中，並據此對現狀做出詮釋；而他在此次祈禱會中，便是以人是天主肖像為主要概念，詮釋人該如何被尊重，以及該如何以弟兄姊妹關係對待不同信仰者。

就如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身體神學上所使用的概念，他承認人有情慾 (eros)，每個人在生命都會受到情慾的誘惑，然重點不在於情慾的存在與否，重點在於受到情慾誘惑時，人會做出甚麼樣的抉擇。他鼓勵我們聆聽內心的聲音，因為內心深處有肖似天主的遺產，藉由基督的話，能讓它變為一股清新的湧泉，讓我們分辨色慾和起初合一祝福的差別，成為生命的真實力量。¹¹ 簡單來說，藉由靈性回歸信仰深處，重新體會天主原初創造的美好，然後讓靈性帶領我們找出超越與實踐的方法，各宗教亦是如此。

(三) 生命優先

雖然在各個演說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沒有直接提及生命問題，但和平的目的，就是要讓生命得以如其所是的生存下去，體現天主肖像的意義；而和平的四個支柱——真理、正義、愛和自由——也都指向生命生存的基礎，它適用於所有的宗教信仰者

¹¹ John Paul II, *TB*, pp.166~168.

和全體人類，為一切差異尋求最根本的合作基礎。

教宗也在其身體神學中傳達了他對生命的看法¹²，即透過身體的靈修與努力，人得以獲得提升和改變，並且活出圓滿的生命意義。在亞西西演說中，特別是第一次，教宗用了人是天主肖像為概念主軸，說明了人不僅要愛天主，也要以兄弟姐妹之愛來愛鄰人，所以在愛當中，共同做一個虔誠的朝聖，在祈禱中的合一，讓生命得以呈現其獨特的美好，讓人成為自我身體位格的存有與和諧。而亞西西會議的實踐——祈禱，提供我們面對信仰絕對者與其他宗教的態度，就是一種面對宗教奧秘的交談方式，讓不同宗教藉由對自我信仰的深化、探尋，在人之為人的生命觀底下共同合作，創造一個彼此可以不斷往生命深處探尋的和平世界。

四、亞西西會議與潘尼卡的對話

潘尼卡曾於其著《宗教內對話》中指出：人大致以主觀與客觀這兩種交談模式與他人交談。在客觀理性中，我們與他人在教義和觀點中交談；在主觀感性中，透過同情與反感在不同層面與他人交談。然而，這兩種交談模式都不足以將人完全呈現，因為，人絕對不只是理性和慾望的總和。¹³

¹² 武金正認為，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是建立在救恩史之上，他首先說明人的原初狀況，後來是犯罪墮落，然後是救贖與復活，藉此詮釋身體與生命意義的關係。武金正，〈卡爾·拉內與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輔仁宗教研究》26（2013 春），16 頁。

¹³ 潘尼卡著，王志成、思竹譯，《宗教內對話》（北京：宗教文化，

進一步言，交談過程中不可能有純理論的相遇，所有思想、觀念都包含著人的感情，因此不存在單純辯證式的交談模式；另一方面，若沒有超越兩個主體之間存在物的存在，如語言，那雙方也無法進行交談和理解。¹⁴ 人存在於關係網絡之中，世界不是獨立於我們之外的客觀，他者也不是我的異化，世界、他者、自我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深層結構，此深層結構關係在宇宙、神、人三個領域中呈顯，也就是說，唯有在宇宙—神—人關係的共融中，人的意義與價值才得以完全呈現。在宇宙—神—人共融性的視域下，他者才不會成為非我，而是大我，具有獨立人格的你，這也是潘尼卡所提倡「交談的交談」(dialogical dialogue)之起點，而當交談的交談觸及人生命意義與終極問題時，它變成為了宗教交談之交談了。

在宗教交談之交談中，又可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宗教間的交談(inter-religion dialogue)；一個是宗教內的交談(intra-religion dialogue)。宗教間的交談是指在教義和情感層面所進行的交談，也是目前常見的交談方式；而宗教內交談是指由宇宙—神—人共融的你所引發之內在交談，而這正是潘尼卡所提倡的交談，是一種對他者的開放，也是一種宗教性行爲。¹⁵

另一方面，宗教內交談不是為了和平所採取的方法，更非單純為了彼此理解而進行的行動；宗教內交談包含了此兩者但

2001)，序言，3~7頁。

¹⁴ 同上，39~41頁。

¹⁵ 同上，5~7頁。

卻又不只是這兩者，它是既非一元也非二元的觀念，潘尼卡用「我不是他者，他者也不是我，但我們是緊緊相連的，因為我們都是詞的分享者，如《梨俱吠陀》(1,164,37) 所說，我們是在交談中」¹⁶，來說明此概念。

當基督徒、印度教徒、穆斯林、無神論者……不再感受被對方視為異己的他者，而是同屬一個自我的他者時，彼此就逼近了宗教中的天國、涅槃、圓滿……。如此，交談的交談不是為了宗教會遇而準備，而是人與人會遇最直接的方法。為此，交談的交談必須走在所有宗教教義會遇之前。¹⁷

本文認為，潘尼卡所說交談的交談，就是亞西西精神的內在動力，它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和諧，在理性中呈顯，但卻又不能被理性所窮盡。可惜的是，如此博大精深的思想，卻成了與普羅大眾最深的隔閡，一方面是因為潘尼卡宇宙—神—人融合的思想中自我經驗性太強，而且神祕性太高；另一方面是潘尼卡的理性能力極強，除非深度鑽研其思想核心，否則很難落實他的宗教交談。然而，從本文上述所論及亞西西會議精神——從祈禱開始，此即實踐潘尼卡宗教交談的好方法。

劉小楓認為，「講個人命運的敘事，是原初的倫理學」¹⁸；「倫理其實是以某種價值觀念為經絡的生命感覺，反過來說，

¹⁶ 同上，10 頁。

¹⁷ 同上，10~11、35 頁。

¹⁸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現代性倫理的敘事緯語》（北京：華夏，2004），8 頁。

一種生命感覺就是一種倫理；有多少種生命感覺，就有多少種倫理。倫理學是關於生命感覺的知識，考究各種生命感覺的「真實意義」¹⁹。進一步來看，自我生命故事的敘述與分享，包含了倫理學實踐與生命意義兩個層面，因此，若以生命故事分享作為生命意義宗教交談的起點，可以滿足宗教交談普遍性起點的要求，即不須藉由高深的宗教交談理論，普羅大眾依然可以進行宗教交談。而祈禱就是一種自我生命的敘事，而且是生命敘事中非常重要而真誠的部分，因為一個人若連對自我信仰對象、在最私人的領域中都無法真誠時，那他便無法實踐宗教交談中真誠的基本要求，更遑論要從交談中達成任何公領域的共識，幫助大家一起和諧地生活在世上。

結論

亞西西會議以祈禱來進行宗教間的交談，這不僅是前所未有的方式，更是以生命為優先的模式。祈禱是自我內在最深沉的生命敘事，也是自我生命動力的來源，更是人體會天主聖三生命共融愛的方式，它能幫助人整合自我內在的生命，更能用這內在整合的生命來和諧外在所有一切。因此，本文藉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亞西西會議的文章與潘尼卡宗教交談的想法，提出一種新的宗教交談方式，也就是以生命為優先的交談，期能首先藉由自我與天主聖三的共融達成內在生命的和諧，進而以此動力來和諧外在所有的生命，達致整體受造物的和諧。

¹⁹ 同上，7頁。